

千禧人 喜歡 扶輪 哪一點

撰文：



「超我服務所傳達的基本訊息
蘊含著一種真正的美。我知道
扶輪裡面一定有人和我想法一
樣，心也和我一樣。」

克里斯塔·帕帕瓦西流

如果有一個關於千禧人的絕對真理，這便是：凡是說千禧人有一個絕對真理的人，他便冒了被這些人集體催眠的風險。

千禧人是指一些個人，這點絕對沒錯。根據 Pew 研究中心，他們大部分甚至不喜歡被人稱為「千禧人」，更不用說聽到對於他們的共同態度及行為做概括描述。

例證：31 歲的克里斯塔·帕帕瓦西流 Christa Papavasiliou 討厭這種看法：老一輩的人把她這一代的人看成一群有自拍功能的智慧型手機迷。「我剛好完全相反，」帕帕瓦西流說，她在去年加入新英格蘭網路扶輪社，之前曾擔任過波士頓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及地區扶輪青年服務團代表。「如果我成為他們的再版，他們會感覺如何？」

這是一個公平的問題。可是，我們似乎也幫不了自己什麼忙。

美國人口普查局把千禧人定義為在 1,982 年至 2000 年初生的美國人，總數約 8,310 萬。這表示他們的人數比其他任何年齡層為多——包括嬰兒潮出生的人，最高峰時合計 7,880 萬人，現在 7,540 萬。隨著千禧人成為我們社區

的主要人口，其餘的我們努力去更瞭解他們，以改善我們在職場及其他地方的人際關係。

對扶輪而言，千禧時代代表年輕、有活力的社員的湧入。40 歲以下扶輪社員的百分比近年來維持相當穩定，大約百分之 10，但是這可能是打破趨勢的一代。

Pew 研究中心發現千禧人通常有某些共同特質。2014 年有一份報告他們的特徵描述為「不依附有組織的政治及宗教團體、靠社交媒體聯繫、負債累累、對人不信任、不急著結婚——而且對未來感到樂觀。」千禧人也是種族最分散的族群，而且是第一代數位原住民。而且，是的，其中一半以上與人分享自拍照。

他們也覺得必須為社區做一點改變。凱斯 Case 基金會 2015 年千禧人衝擊研究報告發現，接受意見調查的百分之 84 千禧人前一年做過慈善捐獻，而且百分之 70 至少擔任義工一小時。

對於扶輪，這意味著什麼？帕帕瓦西流可能不大願意代表她那一世代發言，然而她的確代表了他們努力發揮影響力。

讀大學時，她對扶輪青年服務團感到興趣是因為它能提供服務機會。由於渴望服務，她參與了國際扶輪青少年領袖獎活動，使她「完全迷上」扶輪。它激勵了她在她的家鄉附近成立了一個扶輪青年服務團，當她搬到波士頓後她更加入波士頓扶輪社。「超我服務所傳達的基本訊息蘊含著一種真正的美，」她說。「這就是我搬到一個新城市結交所有朋友的方法。我知道扶輪裡面一定有人和我想法一樣，心也和我一樣。」

其中一個朋友是 24 歲的賈曼尼·伊 Jermaine Ee，當他去年 8 月加入洛杉磯扶輪社時，是該社最年輕的社員。加入「LA5」之前，他是南加州大學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也是地區代表。他和帕帕瓦西流在一個扶輪活動初次見面。

「事實是，千禧人想要的，扶輪都有，」伊說。別的不說，它經常提供機會讓你暫停下來，去接觸和你理念相同的人，雖然年齡層不同，他說。

作為一個周圍都是科技創業家的年輕專業人士，伊深受扶輪的人與人親身互動及「老派」傳統所吸引。「人們常說星期五的午餐聚會佔去他們行程表上的時間，」他說。「我喜歡這些午餐聚會。我和同儕們吃午飯時不會客套。」

他也欣賞能夠有機會和比自己更有生活歷練的人培養關係。「我的扶輪社員前輩和導師從不吝於協助我用正確的觀點來看事情，」他說。而且他們給他的指導不僅在事業方面；他們已經協助他巡視一些成人的細膩技巧：「喝蘇格蘭威士忌、如何安排賽馬場一天的活動、瞭解如何安排什麼人坐什麼位置。」

伊喜歡教老一輩扶輪社員弄懂新奇玩意，例如如何使用社交媒體，來回報他們。作為一個數位行銷機構的共同創始人，伊每天彌合工作上的代溝。「我把 Snapchat 賣給



「事實是，千禧人想要的，扶輪都有。」

賈曼尼·伊

60 歲的經理，」他說。「再也沒有比這個更大的阻礙了。」

他經常告訴年紀較大的客戶，他們比他們自己想的更擅長使用社交媒體。「你們知道如何關心人；你們會記得別人喜歡吃什麼；你們會記得他們的女兒參加過芭蕾舞比賽，」他提醒這些老人家們。「你們關心這些事情。你們只是不知道如何在一個網路平台上去做它。」

相對的，他說，許多年輕人「知道如何使用工具，但是他們不知道如何建立關係。」

伊認為作為一個年輕的扶輪社員，他有責任去協助促進不同世代之間的對話。他的第一個看法：重點不在於社員人數。「我們投資很多在用意上，」他談起他的同儕們。「因此當一個 60 歲左右的扶輪社員對一個 21 歲的年輕人說話，如果他的用意只是想名錄上增加一個名字，那個用意很快被看出來。」

他建議扶輪社鼓勵對話。「千禧人很好奇，」他說，「而一般扶輪社員有許多有趣的故事。」看起來似乎是天生絕配，但是年輕的社員會感到被會議室中的老前輩威脅，而且資

格老的社員們可能在例行的交際怡然自得，以至於忘了跟年輕社員打成一片。

雖然扶輪可能在意識形態上非常適合千禧人，但是對於尚未在專業及個人生活上穩定下來的年輕人，要他們遵守定期出席的規定，對他們可能構成後勤方面的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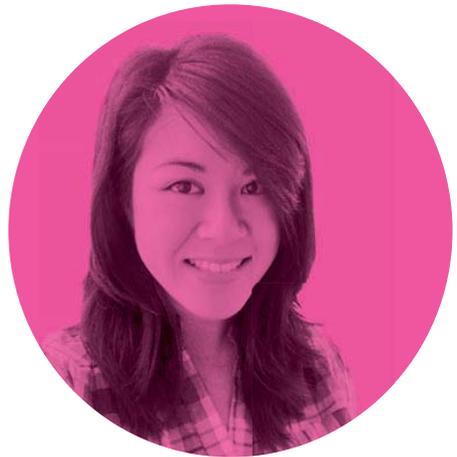
這就是矽谷網路扶輪社去年成立時，創社社員們想要解決的問題。「這非常類似談到我們應如何找到想加入扶輪的人來加入扶輪，但總是得到『我沒時間』的回應，」25歲的創社社員伊凡·關 Yvonne Kwan 說。「這些是想要做好事的人。他們想要伸出援手。他們想要回饋社區，但是沒辦法每個禮拜撥出時間，在固定時間出席會議。」

關的扶輪社將它的會議貼在網路上，讓社員可以在一週任何時間「出席」。扶輪社也舉辦例行的社交聚會——自備美食聚餐、歡樂時光、以及最近在舊金山北方野外舉辦的徒步旅行。「我們走進大自然，花幾個小時走到雷斯岬國家海岸公園 Point Reyes，」她說。「風景真美。」

當社員們上網參加會議，他們發現內容吸引人，關說。「我們用影片、照片、還有容易讀的字體，來使會議變得非常影像化。」

除了標準的扶輪事務外，網路扶輪社會議的特色是來自全世界的演講人的演講影片，以及每週都有讓社員們感到有用或有娛樂作用的「科技八卦或生活小常識」。關最近貼了一個小訣竅，這是她網路暫時斷線時發現的。Chrome 瀏覽器在它的連線錯誤網頁隱藏了一個遊戲。「每當我無法連線，感覺被出賣時，玩那個遊戲變成我一天當中最精采的部分，」她開玩笑說。因此她做了一個短片，向全社介紹它。

關的扶輪社和其他扶輪社的另一個差異：「我們沒有全社的大型服務計畫，因為我們分散在全世界，」她說。取而代之的是，鼓勵社員們和其他扶輪社或非營利組織合作，去尋找他們自己的機會，然後向扶輪社報告這些服務。「你能在你自己選擇的時間，去做你自己



千禧人尋找可以回饋社區的地方，但他們希望感到所做的回饋有價值。

伊凡·關

的服務，」關說。「這種方式讓人們能更隨心所欲調整自己的時間表。」

雖然網路扶輪社的會議是在網路上，關認為親身互動也很重要。她通常邀請潛在的社員先參加一個社交活動，再跟他們介紹網路會議。「社交活動能吸引他們進來，引起他們的興趣，而且你能對他們多了解一點，」她說。「我想那真的很寶貴。千禧人尋找可以回饋社區的地方，但他們希望感到所做的回饋有價值。」

洛杉磯扶輪社的伊同意這一點。「不管我這一週有多忙碌。我週末一定會參加扶輪會議，而且每次散會時我對人性的信心又多了一點，」他說。「我對往後 20 年感到很興奮——想看看扶輪會走到什麼境界。」

金·里薩哥 Kim Lisagor 是一個自由撰稿作家，「消失的目的地：37 個面臨危險的地方及如何拯救它們」一書的共同作者。